

伍雅清 著

疑问词的 句法和语义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WH-Words

湖南教育出版社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WH-Words

疑问词的句法 和语义

伍雅清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问词的句法和语义/伍雅清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4

I. 疑... II. 伍... III. ①英语—疑问(语法)—研究②汉语—疑问(语法)—研究 IV. ①H314.3②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751 号

疑问词的句法和语义

伍雅清著

责任编辑: 赵匡莉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 9.375 字数: 240000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5355-3886-X/G·3881

定价: 14.1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代 序

我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大学阶段接触语言学的。当时的老师告诉我们，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pilot science)。后来又知道我国传统语言学曾被人戏称为“婆婆不疼，舅舅不爱”的学科，远不是什么“显学”。这样大的对学科评价的反差促使我对中西语言学的差异作理性的思考。随着我更多地了解语言学文献，我对以描写为最高旨趣的语言学被称为领先科学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实际上，当代语言学的发展速度很快，新的课题、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涌现，理论的变动不居让人大有“行在太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因此方法论的探讨是语言学研究中的永恒课题。于是近年来在对语言学的钻研中，我一直注意语言学特别是句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更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尝试用相关理论研究汉语实际。并因此陆续在国内的一些知名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现在不揣谫陋，把这些文章辑在一起就教于方家。

本书的书名的选择比较为难。有些话语分析方面的文章是我参与国家社科课题的成果，原本不属于特殊疑问句的范围。由于收集在本书中的内容离原来发表的时间并不长，对原来的论文我并没有作很大的改动。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的治学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导师宁春岩教授的悉心指点。恩师以其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的对语言学的挚爱和渊博的专业知识和奖掖后学的为师风范深深地影响着我。在求学和科研过程中还得到了不少前辈老师和同辈学兄的帮助。我原来供职的高校——原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现清华大学人文学

院外语系罗选民教授一直支持鼓励我潜心向学。另外湖南大学徐烈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潘海华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温宾利教授、王文心博士、何晓炜博士、蔡芸博士,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刚博士都以各种形式给予了我帮助和指点。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原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在我攻读博士期间给予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我不可能那样专心于自己的学业。

最后我还要感谢湖南大学提供的科研资助,使得这本书得以很快且顺利地出版。

伍雅清

2002年9月

长沙市岳麓区科教新村

目 录

方法篇

第一章 人文精神和科学主义——语言研究的两个极致	3
1.1 引言	3
1.2 文化语言学的观点	4
1.3 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	7
1.4 人文精神和科学主义之比较	12
1.5 结束语	15
第二章 语言实证的必要性,还是语言观念的必要性	16
2.1 引言	16
2.2 我国传统语言研究的方法	16
2.3 语料占有的几种不同方法	18
2.4 乔姆斯基最新语言理论对观念上的必要性的倚重	23
2.5 结束语	31
第三章 英汉语比较研究的两个问题	32
3.1 引言	32
3.2 关于我国语言研究与国际语言学界接轨的问题	32
3.3 呼唤英汉语比较研究的科学精神	39
3.4 结束语	40
第四章 语言研究中的“两张皮”问题	42
4.1 引言	42
4.2 “两张皮”产生和存在的背景	42
4.3 蓬勃发展的解释现象	44
4.4 汉语语言学界的误区	46

4.5 外语语言学界的误区·····	49
4.6 结束语·····	54

研究篇

第五章 特殊疑问句研究 ·····	57
5.1 引言·····	57
5.2 特殊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	57
5.2.1 WH-词的非疑问用法和允准语 ·····	58
5.2.2 汉语的驴句研究与论争·····	62
5.3 逻辑式的研究和特殊疑问句·····	70
5.4 在原位的 WH-词与 LF 移动的关系问题·····	73
5.4.1 Huang 的移动说·····	74
5.4.2 不移动说·····	78
5.4.3 Cheng 的不同意见 ·····	81
5.4.4 Cole & Hermon 的不同看法 ·····	82
5.4.5 Pesetsky 的观点 ·····	84
5.4.6 徐烈炯对汉语 WH-词在 LF 移动的不同看法·····	85
5.5 多项 WH-句研究 ·····	87
5.5.1 多项 WH-词的移动问题 ·····	87
5.5.2 多项 WH-问句和优先条件的关系 ·····	90
5.5.3 多项 WH-问句和衍生空位的关系 ·····	92
5.6 WH-词的功能特征 ·····	95
5.7 结束语·····	98
第六章 汉语特殊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研究 ·····	100
6.1 引言 ·····	100
6.2 前期研究 ·····	100

6.2.1	对 WH-词的非疑问用法的描写	100
6.2.2	WH-词的非疑问用法和允准语	101
6.2.3	李艳惠对 WH-词的非疑问用法的研究	103
6.2.4	林若望对汉语 WH-词的非疑问用法的研究	107
6.2.5	宁春岩对 WH-词的非疑问用法的看法	109
6.3	WH-词的非疑问用法的研究	109
6.3.1	各研究之不足	109
6.3.2	另一种研究思路	111
6.4	结束语	116
第七章	否定与汉语 WH-词的语义解释	117
7.1	引言	117
7.2	汉、英语否定句中 WH-的研究	118
7.2.1	汉语否定句中 WH-词的研究	118
7.2.2	英语否定句中 WH-词的研究	120
7.3	汉语的否定句中 WH-词的解释	125
7.3.1	WH-词移动与逻辑式	125
7.3.2	WH-词的语义特征	130
7.3.3	否定焦点与 WH-词的解释	133
7.4	结束语	135
第八章	单位词是极端 WH-词项的允准语	139
8.1	引言	139
8.2	文献综述	140
8.2.1	林若望对单位词的分析 and 单位词对极端 WH-词的允准力	140
8.2.2	关于单位词现象的相关观点	142
8.3	CLP 的结构和 WH-特征	143
8.4	单位词对极端 WH-词的允准力	147
8.4.1	单位词和疑问小品词(Q-particle)	147
8.4.2	对单位词作允准语的限制	151

8.5	结束语	157
第九章	多项 WH-问句中 WH-词的功能解释	159
9.1	引言	159
9.2	多项 WH-问句中 WH-词的解释	160
9.3	汉语多项 WH-问句中 WH-词的解释	166
9.4	多项 WH-问句的语义表征	173
9.5	结束语	174
第十章	英汉语量词辖域的歧义研究	176
10.1	引言	176
10.2	量词辖域简述	176
10.3	两种反例	178
10.3.1	WH-词的复数意义与逐指解	178
10.3.2	心理动词谓语句与辖域	180
10.4	英汉语量词辖域的歧义问题	183
10.4.1	对辖域歧义的早期研究	183
10.4.2	A & L 对量词辖域的解释	185
10.4.3	Hisatsugu 对 A & L 的修正	188
10.4.4	Ernst 对英汉语辖域歧义的解释	191
10.5	结束语	193
第十一章	单位词性质和功能:从普遍语法的角度来看	196
11.1	引言	196
11.2	单位词的分类	196
11.3	单位词的特征分析	199
11.4	单位词是中心语	203
11.5	单位词在否定句中的作用	206
11.6	结束语	207
第十二章	话语交际范畴研究	208
12.1	引言	208
12.2	交际的非语言途径	209

12.3	交际的互主性问题·····	214
12.4	交际的语码模式·····	217
12.5	交际的推理模式·····	219
12.6	交际的交往模式·····	222
12.7	话语团体·····	226
12.8	结束语·····	229
第十三章	话语组合的含义及其模糊现象·····	230
13.1	引言·····	230
13.2	话语的组合·····	230
13.3	话语组合的含义·····	239
13.4	话语的模糊现象·····	245
13.5	结束语·····	251
第十四章	代词性回指的话语分析·····	253
14.1	引言·····	253
14.2	英汉语代词性回指·····	254
14.3	代词性回指和其他回指的区别·····	258
14.4	代词性回指的条件·····	260
14.5	结束语·····	263
参考文献	·····	264

方法篇

第一章 人文精神和科学主义 ——语言研究的两个极致

1.1 引言

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王士元先生曾转述他的一位数学家朋友的话说，综观语言学和数学的发展史，两门科学似乎存在着一大区别，即数学家总是站在前辈数学家的肩上进一步发展数学，而语言学家却总是踩在前辈语言学家的脸上（《语言学论丛》，11期）。这话自然有些偏颇，但语言学跟其他学科一样，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发展了前辈的业绩。然而回顾语言学发展史我们却不难看到，一部语言学史就是语言研究方法迭相嬗变，不断另起炉灶的历史。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因为语言学这门长期以来被视为人文科学的学科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重视方法论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和这门科学的特定研究对象——语言有关。语言既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社会性、民族性、人文性的复杂符号系统，又是历史最悠久、使用最方便的人类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语言既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生物属性，又是涵盖面最广的社会现象，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不能面面俱到地尝试解释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都不能够建构一个人人信奉（unanimity of belief）的语言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语言研究是多极的、多层次的。对语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研究使语言学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对语言的内化的规律作抽象的形式化的分析和描写又使语言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现代语言学注重横向学科之间的联系，由方法论的探索而演绎出了众多的边缘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形式语义学、语言习得、话语分析等，使语言学由传统语文学蔚为一门显学，呈现出蓬

勃的生机。这些分支学科之间相互借鉴、补充，构成了语言学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也正是对语言的性质认识不一，语言观不同，因而不同流派的语言学家对自己的语言理论情有独钟，矢志迷它，对异己派别则颇多微词。语言学上的新旧学派且不必说，现在国内文化语言学的倡导者所主张的人文精神语言学和国内外坚持抽象形式化描写的语言学家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就是两种不相容的语言观。诚然，他们有共同的出发点，都要解释语言规律，都要描写人的语感，但他们在语言观、方法论、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理清这两种方法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对于正确把握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联系汉语研究实际都有裨益。本章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1.2 文化语言学的观点

文化语言学是在全面反省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重新认识汉民族语言的特点的基础上树起大旗的。在这些学者的论著里，突出地反映了他们深受西方语言学家如赫尔德、冯·洪堡、萨丕尔等人的影响。早在18世纪末叶，德国语言学家赫尔德指出语言和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冯·洪堡也认为语言和民族特性有密切关系，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区别性结构，这一结构能反映并形成讲这种民族语言的人们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语言有民族心理特征，也是某一民族语言的人们的民族特征的象征。萨丕尔认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属于一个种族，属于身体上与别人不同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的决定着我们的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萨丕尔，1985）这几位语言学家的观点，给文化语言学的倡导者以启示。他们要探索的虽然还是把汉民族共同语、汉字当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探索汉语的人文性本质，事实上也从西方语言学理论中汲取了营养，得到了启迪。

不过，文化语言学仍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在对待语言和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比西方学者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其民族性，民族的维系有种种方式，语言便是其中之一。和其他语言尤其是西洋语言相比，汉语的民族性即其人文性显得越发引人注目。汉语的这种人文性不仅体现在表层上存在着许多异乎西方语言的特点，如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没有显性的词类分别，汉语表达常常以言谈为中心而不是以句子为中心等；而且在底层上，汉民族的文化积淀在汉语中有突出的体现，汉语的语词意蕴丰富有余，配合制约不足，一个个语词就像一个个自由活动的基本粒子，可以随意地碰撞。用西方语言学家的形式标准来衡量，汉语的句法控制能力极弱，只要语义条件得到充分满足，句法就会让步，使得汉语的表达言简意赅，韵律生动。也使汉语语法具有极强的弹性，能够容忍对语义内容作不合理的句法编码，以达意为目标，不求形式完备。文化语言学的代表人物申小龙认为，汉语语法的这些特点，和其他汉民族的特点如哲学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艺术上重意合而不重形合，以神统形是一脉相承的。为了说明汉语语词的配合制约不足，他们借用了“意合”的概念。所谓“意合”是指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和分句与分句的组合是凭着语义上的联系，在形式上并没有明显的标志，如“吃苹果”、“一锅饭吃了二十个人”、“吃食堂”、“吃筷子”、“吃劳保”、“吃了一嘴油”，结构上都是述宾关系，但语义关系各不相同，用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表达会有不同的动词和名词的形态变化。“吃了一嘴油”、“跑了一身汗”、“青草吃得羊很肥”等句式完全是凭说汉语的人对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的敏感性才达成理解的，存在于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文化语言学的倡导者从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特征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汉语的这种人文性，于是提出从根本上重新估价自《马氏文通》以来一脉相承地因袭西洋语法的做法。文化语言学认为硬性给汉语区分词类，给汉语句子贴上主谓宾的标签无异于削足适履，既不能解决汉语研究中的难题也不能解释说汉语的人的语感。西方语

法框架用之于汉语研究，其结果只能是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例如西方语言是“以主语为主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因而句子必须要有主语，主动句的主语常常是动作的施事，被动句的主语常常是动作的受事。汉语是“以主题为主的语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汉语句子以言谈为中心，不必有主语，只需一个个的话题。因此就有了“打雷了”、“下雨了”等所谓的无主句。也就有了“小建看书”、“菜烧好了”、“今天上午分年货”、“洞内冒出阵阵烟雾”、“这把刀我切肉”、“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明天的比赛我甘拜下风”、“水果我喜欢吃梨”、“芝麻大的事争了又争”、“上头的规定，摆地摊要收治安费”等句子意义不同的句首成分。对于这些不同句首成分引导的句子，沿用西方语法把它们说成是句子主语或者无主句或省略主语句，都是格格不入的。其结果要么使“主语”的概念大而无当，成了什么都能解释，因而什么都解释不了的东西；要么就套用西方语言学概念不恰当地比附汉语实际。文化语言学认为，既然用西洋语法不能解释汉语实际，就应该探索新的途径，对汉语的本质特点作深入的研究。

直到现在，文化语言学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破坏”的层面上。相对而言，建设较少，被人戏称为“只听到阁楼响，不见人下来”。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反例和事实不能够否定理论，只有理论才能够否定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语言学还不足以构成一个语言学流派。但我们知道科学的探索有“破”才有“立”。发人深省的“破”跟“立”对科学的建设一样具有其重要价值。文化语言学一度给沉闷的汉语语言学界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增添了活力，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文化语言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破”后已尝试转向理论的建设方面，运用文化学的方法解释汉语现象，提出：“汉语析句应以表达功能立论，辅以构造方式的特点，建立句型系统，以句读段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活动单位；以句读服务于不同表达功能的不同铺排律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格局，以各类句子在汉语实际中的实际运用频率确认在汉语句子常态中的价值，从而

探讨汉语句子独立于西方形态语言句子的真实样态及与之相应的析句原则和最优化方法。”(申小龙, 1989) 他们从汉民族哲学、思维的特点及时空观等方面直接观照汉语的组织形态, 论证汉语句子的心理视点为散点透视, 汉语以意义的完整为目的, 以句读段的散点铺排追随逻辑事理的发展, 以神统形等, 取得了比较符合汉族人的语感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正统语言学的补充。

1.3 语言学中的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和科学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观, 是一种哲学主张, 是对科学的张扬和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理性思考。科学主义指的是“唯科学的”倾向, 表现在人们的观念上就是“科学的就是好的, 非科学的就是不好的”这样一种态度。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但在内容上却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而这种取向本身却不一定是对象的实在。因此要分清什么是实证的领域, 什么是价值的范畴。

科学方法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性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决定的。这种同一性就在于研究对象都是一种客观的实在。但是由于社会科学不仅在横断面上与社会的心理、文化、制度密切相关, 而且在纵向上也与社会的传统、风俗、历史渊源密切相关。因此这种对象联系的复杂性, 使社会现象具有无限变量, 使明确变量范围的可能性减少。

另外,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差异性还表现在研究的主体干预性上。自然科学的研究, 研究的对象是“第一自然”, 呈客体性; 而社会对象的研究对象是“第二自然”, 或称“人化自然”, 这种对象的特性表现为既是客体, 又是主体。第一, 人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可保持主观的独立性, 而在研究社会对象时, 就难免附加上主体的情感和价值的判断; 第二, 由于主体干预性的存在,